《進擊的巨人》的期待落差

自從內地文化部在四月宣佈封殺一系列日本暴恐漫畫後，《進擊的巨人》本來在中國流佈的狂熱氣勢也稍為回落。與此同時，港台情況亦不遑多讓，但因由與由上而下的政治文化決定不同。 文：湯禎兆

曖昧的內容設定

事實上，《進擊的巨人》漫畫讓人眼前一亮之處，在於其曖昧性。冰川龍介在《引入破格受熱捧的獨特世界觀》中，正好指出漫畫中其一關鍵特色，就是時空十分曖昧。在漫畫中所見到的風景構成，似乎以中世紀歐洲的都市風景及風俗面貌為主，但人名的使用又具備強烈的東洋風（如Mikasa之類），予人一種人種混淆的遙遠未來的想像。

一旦檢視漫畫中的「道具」，就更易出現撲朔迷離的感覺。雖然表面上看似是未來之事，但科學技術好像非常一般，對付巨人的殺戮也不過是「立體機動裝置」的層次，與高科技可謂大有距離。而在平民生活的世界中，食糧生產仍以農耕為中心，而電氣文明又好像仍未降臨，甚至連運輸工具亦以馬匹為主，換言之是把文明坐標朝現代化之前的環境回溯。

我曾經撰文提及，《進擊的巨人》的誘人之處，是以一種以快打慢的策略建構，由此延伸思考對照，其實乃一種非常香港電影（所謂的港產片）式思維。簡言之，即以一誘人的奇詭構思令人產生濃烈興趣，而且加以背景設定的曖昧性，於是可以令不同的受眾都可以自由聯想，投射想像。

招式一浪接一浪

漫畫中對自由的抽象追求，以及敵人的不知名性（巨人不知來自何方，也不知因何要襲擊人類），同時勾起一種日本式的「無差別殺人」式的現實迴響。當然，到了今天，「無差別殺人」的問題，早已成了世界性的困擾，由各地此起彼落的恐怖襲擊，乃至各式各樣的重大天災人禍等等，對一般的老百姓而言，無緣無故受襲的恐懼，早已逐漸變得日常化及清晰可感。

冰川龍介提及時空的曖昧性，正好呼應我所指的易於投入的特質，令到不同受眾可以自由建構屬於個別的「進擊的巨人」世界觀。而原創人諫山創則採用語不驚人誓不休的策略（所以我認為他是十分「徐克」的），在漫畫世界中以一浪接一浪眩人耳目的新招，務求令大家目不暇給，沒空去思考整個漫畫世界的完整性及合理度。由巨人埋在巨牆內，再衍生出不同類型的各式巨人，層出不窮蜂擁而上，正好令受眾不斷湧現疑問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說是準確的描述——而在諫山創的世界中，波浪是目的而不是手段，簡言之就是你最好不要細緻探究每一波浪的構成因由及存在理念，因為查根究底的話，隨時讓人失望而回。反過來說，不斷釋放思考的壓力，享受諫山創建構的視覺快感，我認為才是欣賞《進擊的巨人》的最佳方式。是的，其實就好像在看香港電影，尤其是徐克執導的作品，你若是港產片迷，一定明白我的意思。

被淨化的真人版

回頭來說，真人版《進擊的巨人》最大的問題，是把原著中的懸念取消，落實變成一齣科幻版的愛情故事，這正好屬觸怒絕大部分粉絲的自殺設定。在真人版中，原著一切複雜的可能性，在導演樋口真嗣的安排下，其實均一言以蔽之用愛情線索來掩蓋。其中如敷島隊長（長谷川博己飾）的加入，令人物主軸中艾連與米卡沙的關係，淪為廉價的三角關係，實在令人啼笑皆非。如在艾連身上，也憑空捏造一個單親母親角色Hiana（水崎綾女飾）給他，於他失戀時自動投懷送抱，且寬衣準備撫慰其受創的弱小心靈。

導演的愛情至上構思，在真人版中十分明顯。他加入的人物角色，往往正好考慮如何配對而成——即敷島（新）VS米卡沙、Hiana（新）VS艾連、Fukushi（新，渡部秀飾）VS Riru（新，武田梨奈飾）。凡此種種，大抵清楚看到導演把《進擊的巨人》之核心精神摧毀的努力，也唯有如此，現在的真人版可謂已屬淨化後的「潔本」，對追求本來視覺風格的原著粉絲來說，不免出現期待上的落差。

對動畫迷來說，看不看真人版其實也無大損失。如果真的「有幸」/「不幸」入場觀賞的話，抱持看另一與原著無關的改編創作的心態，應是令自己可以較為心安理得的狀態。

影音館

文：大秀

《特務型戰》將「有型」進行到底！

現在拍特務片，真不知要怎樣搭配觀眾才會滿足，特別近年的CGI製作非常瘋狂，要打到去外太空也不難，凡間特務一個核彈兩支飛彈真係唔該早抖。不過英國導演Guy Richie就天不怕地不怕，還要翻兜幾十年前就很酷的特務電視劇《玉面金剛》，CIA跟KGB合作，唔係玩當時冷戰橋我也沒話可說。美國陣營找來《超人：鋼鐵英雄》新世代超人Henry Cavill，KGB代表則是《獨行俠》裡面Johnny Depp的對手Armie Hammer，兩個型男演經典「雙雄」橋段，女觀眾肯定邊睇邊叫，男觀眾散場立即去恤個靚仔pomade髮型。

原創音樂找來Daniel Pemberton，他跟Ridley Scott合作過《黑權大狀》，在《特務型戰》之後，他就跟另一英國導演Danny Boyle合作講前蘋果總裁喬布斯的故事的電影版。全碟28首樂曲，17首由Pemberton原創（再追加四首原聲大碟特別版），其餘7首選來經典老歌，包括Roberta Flack的《Compared to What》、Nina Simone的《Take Care of Business》、Solomon Burke的《Cry To Me》等等節奏怨曲/騷靈系音樂。Daniel Pemberton在這裡要有Class又要有型，當然不會用管弦樂團咁誇張，少少Acid Jazz/Light Jazz或有點搖滾的曲風，特別是《Mission Rome》、《Breaking In》、《The Drums of War》等，已令人立即進入狀態！

導演Guy Richie，乃頑童一名，有過讀寫障礙，卻無礙他在大銀幕前have fun！不過，近年他大多被稱為「Madonna前夫」、「拍《Ironman》做那齣福爾摩斯個導演」，實際他在九十年代尾崛起時拍過好多搞鬼又有型的作品，例如《夠薑四小強》（Lock, Stock and Two Smoking Parrels）、《邊個夠我薑》（Snatch）和好型但唔好睇的《搖滾黑幫》（RocknRolla），參演的有未紅的Jason Statham、Brad Pitt和Gerard Butler，小混混到Rock and Roll黑幫也玩出神髓，到之後《福爾摩斯》系列和這回的《特務型戰》，玩下Bromance玩下疑似hehe，男女觀眾各取所需，雙贏無極限。

流金歲月

文：沙壺

俠女本色

■胡金銓《俠女》

本年度夏日國際電影節的舊電影環節真是部部精彩，無論是「唇槍舌劍性別之戰 無定向神經喜劇」推介的六部荷里活黑白喜劇，還是「銀幕再現」的《兩生花》、《情書》，或者「修復經典」的《紳士愛美人》及《俠女》，都各領風騷，對於我這類舊電影迷，自然是頂級大滿足！

上述提及的多部舊電影當中，唯一的一部華語片《俠女》，由胡金銓執導，故事取材自《聊齋誌異》，曾於1975年康城影展榮獲最高技術大獎，為華語片爭光。去年9月，《俠女》的女主角徐楓，慷慨捐出新台幣510萬元，全數資助該片的修復費用。今年5月，該片的4K修復版率先於康城影展的經典單元放映，徐楓與該片兩位男主角石雋、白鷹親赴康城出席首映禮，同時慶祝《俠女》得獎40周年，意義非凡。今次夏日國際電影節放映的正是這個4K全新修復版，聲、畫質素完美無瑕，為影迷帶來全新的觀影體驗。

《俠女》是胡金銓的代表作，問世數十年間，一直被中外影人譽為華語武俠片的經典，除了電影語言和格局編排手法已臻巔峰，電影以影像呈現禪意的技巧，亦叫觀眾歎為觀止。徐楓飾演背負血海深仇的「俠女」楊慧貞，形象冷傲不群，即使深宵殺戮對戰，仍是穿着一襲白衣，與張徹鏡頭下視死如歸、以一敵十盤腸大戰的陽剛英雄不遑多讓。《俠女》由最初講楊慧貞逃避東廠追捕與矢志復仇，到最後主題延伸至不論善惡，只要放下屠刀誠心懺悔，立地即可成佛。最特別是結尾精心設計錦衣衛頭子的死亡，與高僧的圓寂平行發生，因果關係層層推進，三小時的篇幅完全沒有喘息的空間。

無獨有偶，本年度夏日國際電影節以侯孝賢執導的《刺客聶隱娘》作為開幕電影，與《俠女》同樣也是一部以女性為主角，並且揚威康城影展的華語片。然而，舒淇的聶隱娘和徐楓的楊慧貞，兩者雖同樣以反抗暴政為民除害為己任，形象卻大相逕庭。一身黑衣的聶隱娘武功超群來去無蹤，但她的心靈背負着無數的包袱，恩師、初戀情人田季安，都扯住她的後腿，讓她無法前進。她不像楊慧貞，陪伴她的有深愛她的顧省齋、與她並肩殺敵的家臣，聶隱娘只是一個孤單、不愛說話、被世界遺棄的脆弱靈魂。對於殺人，楊慧貞手起刀落，眉頭也不皺一下，然而聶隱娘卻視之為違背良心與感情的事，遲遲出不了手。刀劍無情，人心有情，聶隱娘最後根本無法完成「刺客」的任務而選擇歸隱，只是一種逃避；反之，楊慧貞卻是大仇得報後功成身退看破紅塵，這才是超然物外的真俠女本色。

影訊

文：笑笑

「意大利電影週」月中開鑼

由香港國際電影節、Istituto Luce Cinecittà、Italian Cultural Institute of Hong Kong及意大利駐香港總領事館主辦的「Cine Italiano！—香港意大利電影週」將於9月16日開幕，帶來八部精彩影片，開幕電影為《最怕改壞名》，由法蘭茜嘉阿奇布基（Francesca Archibugi）執導，她更會來港與觀眾見面。此片與《躁爸爸狂媽媽》相似，以一頓晚飯帶出一家人針鋒相對、各執己見的火爆關係，而他們不過是為孩子取名這麼微小的事爭執得面紅耳赤。電影貫徹意式幽默，飯桌上亮點處處，令人捧腹大笑又意想不到的劇情讓它獲得銀絲帶獎（Nastro d'argento）的最佳喜劇及最佳劇本提名。

其他影片包括《黑手家族》、《隱形少俠》、《搶錢巴打》、《地底老爺車》、《詩人獨憔悴》及《寒戰高原》，其中由法蘭西斯高孟慈執導的《黑手家族》，榮獲九項意大利電影金像獎殊榮。意大利黑幫片多如繁星，但《黑手家族》不走陰鬱暴力美學，反而講一個黑手家族的悲劇命運。生於黑幫世家的三兄弟各有追求，大哥嚮往田園生活、遠離塵囂；老二過着風光的上流社會生活，暗暗打理家族生意；老三周旋跨國販毒組織之中，食各家茶飯。偏偏最不理事的大哥生了一個流着黑幫血的兒子，闖蕩江湖不成卻惹下麻煩，更惹來殺身之禍。命裡有時終需有，黑幫基因不由人，家人要如何面對、克服，才是最大的挑戰。

至於反戰電影《寒戰高原》也別具意義，背景設於一戰時期，講昔日戰場一群被困的戰士的經歷。導演艾曼諾奧米今年八十四歲，拍過不少戰爭片的他，趁去年是一戰一百周年時，將此片獻給父輩那代活在戰爭中的苦命人。風雪交加的高原，映襯一眾無奈、無感，亦無能為力的士兵，其滄桑的臉孔，發出生命中的悲鳴，提醒着這一輩人一段不能遺忘的歷史。

本地一向較少放映意大利電影，有興趣的觀眾不妨進場感受一下。

■《最怕改壞名》

紀錄片傳遞民族文化

導演李亞威早前出席在南山書城舉行的「深圳會客室——我的故事」活動。現場，李亞威講述了自己扎根雲南，用13年時間記錄楚雄文化的緣由，李亞威說，儘管自己現在不在楚雄，但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地方，「那是我另一個家。我願為傳遞民族文化，成為點燃蠟燭的火柴。」

李亞威是編劇、導演。2003年她編導了電視紀錄片《大愛無痕》，挖掘出深圳當地的一批愛心人物，同年還拍了專題紀錄片《好醫生郭春園》；2005年她又編導《大愛無疆——歌者叢飛》，獲全國電視「金鷹獎」。而她最讓人津津樂道的，是用了13年時間，從人類學、社會學、文化學、民俗史、文明史的角度記錄和保存了一個正在消逝的民族文化——彝族文化。13年間，她帶着攝製組走遍彝州鄉鎮，全長兩萬多公里，拍出令人震撼的41集大型風情叢片《火之舞——告訴你一個楚雄》，將彝家人的風土民情呈現出來。

「這些民族的東西，我看到了，要是不記錄下來，自己就像個罪人一樣。」李亞威說。

除了電視紀錄片，李亞威也拍電影。譬如歷時10年拍攝的《中國有個暑立里》，講述一個偏遠山區三面環山的小村莊因為籃球發生的巨大改變，影片在國內外反響強烈，獲得十多項大獎。

而在今年8月19日，由李亞威導演的「深圳製造」兒童探險片《鷹笛．雪蓮》在全國公映，作為暑期唯一一部適合全家老少共同觀看的兒童探險片，影片向大家展示了奇幻優美的帕米爾高原異域風情，將時下熱門的兒童冒險題材與民族風情完美融合，在冒險中訴說溫情，在溫情中講述民族情誼。

李亞威說，這是首部在帕米爾高原拍攝的兒童電影，美輪美奐的高原風光、獨具特色的異域美食、絢麗多姿的新疆歌舞、驚險刺激的高原賽馬等風土人情是影片一大亮點。然而，拍攝過程中卻驚險不斷，每天都有人暈倒，醫護隊時刻跟着劇組展開救援。

李亞威還透露自己因為子宮癌，曾面臨過生命的考驗。儘管如此，她還是堅持自己的夢想，繼續進行着記錄文化、宣傳文化的工作。目前，她還有多部紀錄片正在籌拍中，為的是展現她熱愛的深圳很多不為人知的故事和城市面貌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